

普通話教研通訊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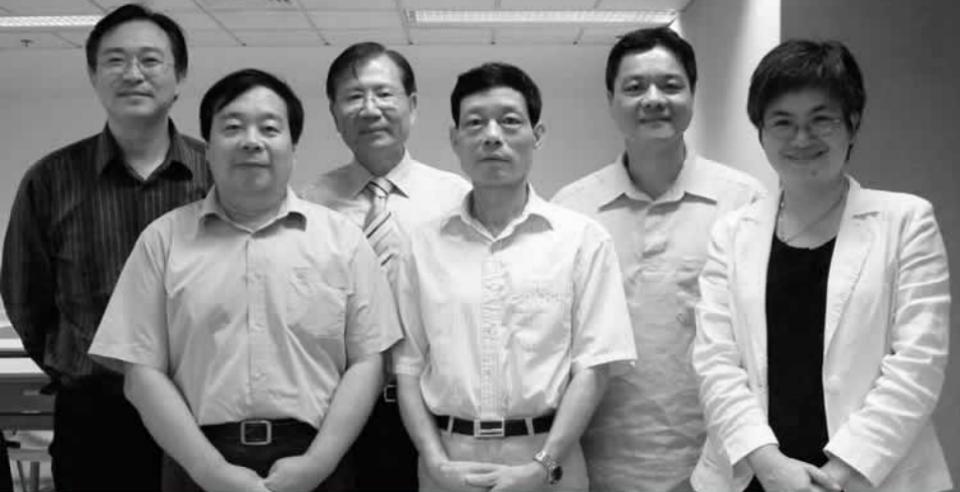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

第22期

2008年11月

普通話教中文論壇講者合影



專家校長暢談普通話教中文

在香港，普通話教中文既是語文教育改革的熱點話題，也是大勢所趨的一項舉措。今年8月2日，中心舉辦“普通話教中文（PMI）論壇”，以普通話教中文的基本理念、回歸後的香港語文生活以及普教中的規劃、推行與實踐經驗為主題。中心訪問教授伍嶽教授、湯志祥教授、邵宜教授分別從理論層次上闡釋了推行普教中的

原因，以及對語文教學的語言形式問題、師資培訓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論述。景樹書院許繼陽校長、孫方中小學（上午）盧秀枝校長則從實踐經驗出發，暢談普教中的實施方略。這些實踐經驗很值得我們重視。五位講者的發言摘要，本通訊即時刊登，供廣大的讀者參考。

重點： 普教中論壇講者發言摘要（見第2頁）
《普通話九大謬》出版（見第5頁）

本期要目

普通話教中文(PMI)論壇講者發言摘要	2-4
《普通話九大謬》序 — 李如龍	5-6
《漢語拼音方案》與音位理論以及語音教學 — 王理嘉	7-9
教研活動	10-11
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PTE）簡介	12

香港語文教育轉型時期的困惑與思考（摘要）

伍 嶽 — 豐南大學中文系

語言教學的最終目的旨在應用，由普通話水平考核教學向普通話應用教學的過渡；由語言教學向語



文教學的過渡是當今香港教育發展形勢的需要。

香港的語文教學在書面語和口語都不一致，因此語言形式不完整。普通話被設置為獨立課程，這是在其他地方都不會有的。普通話僅是語文內涵中的一部分，大陸向來將普通話納入語文教學的範疇，但普通話不等於中文，普通話水平不等於語文水平。

香港是白話一統世界，普通話雖然開始滲入，

但尚無廣泛社會基礎，香港發展在未來仍以白話主導，白話的地位不可能動搖，但普通話的影響也不可能遏制。白話和普通話雙語並用，將逐漸得到多數香港人的認同。

對語文教師而言，普通話只是工具語，而語文教學水平才是本身的職業能力。香港現有一支成形的普通話教學隊伍，但還沒有一支成形的語文教學師資隊伍。香港目前仍缺約六千個合格的PMI教師。

雙語應用是香港發展的總體趨勢，現代香港人更需要粵普語文能力的建設。大家要學好普通話作為溝通的橋樑，當語文教師更重要的是，學好文化知識，便利落實怎樣以普通話教語文，而不是怎樣教普通話。政府須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培訓計劃與政策，培養語文教學骨幹隊伍為第一要務，其次是擴大兩地交流。

（方妙婷 林建平整理）

推廣普通話教中文是香港語言教育的必由之路（摘要）

湯志祥 — 深圳大學文學院中文系

推廣普通話教中文是香港語言教育的必由之路，所謂必由有兩個意義，一是必須走的一條路，二是必須由這條路才能達到目標。普通話是提升香港人全球競爭力與創造力的有力工具。可是，相對於大中華其他區域來說，香港的普通話水平整體相對落後。

香港推廣普通話的重心在教育界，重點是以普通話教中文，推普的重地在中小學，因為小孩子學語言比較快，起點在中國語文課程，用普通話教中文是相對比較容易的起步台階。可是，香港目前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的困難是，普通話師資的相對不足和普通話教師的信心不足，不能自由表達。

筆者對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的建議有以下幾點：

- 一、是積極鼓勵更多的中小學加入普通話教中文的



活動，把好的結果總結下來，然後大力宣傳；二、是儘快提高香港中文教師的普通話水平，但別把語音看得太重，要求馬上達到一級標準才能教；三、是積極鼓勵中文教師參與普通話教中文的教學活動，要拋去語音的包袱和克服人為的障礙。

（方妙婷 整理）

普通話教中文的難點及其對策（摘要）

邵 宜 — 豐南大學中文系



但要強調的是，推廣普通話目的不是要消滅方言或擠走別的語言，我們期望的最佳結果是在香港形成一個包括普通話在內的多語區。

用普通話教中文的難點在於學習的內涵變化，不單要教學生學習口頭和書面語言的表達形式，更要他們學習語言鑒賞能力，當普通話成為教學語言時，意味着對教師有更高的要求。（一）要有更高的普通話水平，能夠自然流暢地表達；（二）是對文學鑒賞能力以及較高的普通話傳意能力，再者就是如何培養普通話水平不高的教師習慣

任何一並有興趣用普通話教中文。

隨着普通話在香港的日漸普及，教師理應做出自身的努力。第一、採取自學或進修課程的方式。一方面提高普通話的表達能力，增強自信心，另一方面提高文學素養，多看文學名著增加內涵，多寫作和培養朗誦、講演的愛好。第二、教師在充分設計好課堂的幾分鐘的同時，也應當把注意力投向學生的課外空間，設計一些既有教益又能讓孩子感興趣的作業，對培養其美好的情操和品德也會起到積極的作用。教師肩負着傳授知識、培養品德的雙重重任，所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除此以外，中文課還有培養美育的功能，通過文學鑒賞及文學寫作，通過對自己民族的語言、智慧、情感、文化的學習和理解，提升和改善自己的美學情趣、性情秉賦，從而培養成為談吐有內涵、舉止又高雅的現代儒士。

（方妙婷 林建平整理）

香港應推行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摘要）

許麗陽 — 景嶺書院

景嶺書院自1994年創辦以來，就推行用普通話教中國語文。本校語文教師肯定“普教中”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認為對提升學生語文水平和普通話能力有幫助，而且學普通話有實用價值。隨着中國加入世貿，普通話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用普通話教中文符合家長的訴求，學生掌握普通話是一種財富，有利提高競爭力。

本校推行的方法是在中一階段，有半年為適應期，教師在此期間可用廣州話授課，學生也可用廣州話答問。中一下學期後，學生都可接受逐漸完全

採用普通話上課，其次，如遇上古典文學篇章，教師也可採用廣州話朗讀，利用廣州話

接近古漢語的優點，以收更好的授課效果。推行的目標是先在初中推行，以五到十年為期，然後逐步



推向高中及預科。中文科教師以普通話作為工作語言。全校以普通話為校園語言，營造說普通話的語言環境。

香港雖然實行“一國兩制”，但長遠來說，在語言文字方面，宜實行“一國一制”。語言文字必須規範化才能走向信息化的道路。因此，香港政府及教育局宜規定，從2010年起，中小學的中國語文課逐步採用普通話作為授課語言。同時為語文教

師提供普通話培訓課程，並為每所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提供一名額外的以普通話為母語的語文教師，帶動語文教師說普通話的氛圍和為語文教師進行校內普通話培訓。另外，香港政府宜規定廣播電台、電視台以普通話作為基本的播音用語，以改善普通話語言環境。

（方效婷 整理）

普教中的規劃、推行與實踐經驗（摘要）

盧秀枝 — 孫方中小學（上午）

本校為全港第一所採用普通話為教學語言的津貼小學，1999年於小一實驗漢語拼音教學，2000年，開始教授漢語拼音，並發展校本教材。



本校把中文科和普通話科結合，兩門科目都由同一位教師任教，這兩科將逐步調整為一科，2008年，開始取消一、二年級普通話課。為了補充學生語言環境的不足，我們還設置了網上學習平臺，延展教學和補充教學時間的不足，同時可以發

展認識中國文化活動，包括學唐詩、三字經、論語、弟子規、增廣賢文、大學等。為培養學生共通能力及全人發展，我們做了跨學科主題教學和大叢書教學，開設多媒體語言實驗室，以加強訓練學生語言表達能力。

從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結果來看，我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孩子們懂了兩文三語顯得更有自信，一方面增強了與人溝通的能力，同時也增加了對語文學習以及其他科目的興趣。最叫人欣慰的是，學生的中文程度提升了，包括在全港性系統評估中的成績可以看到。在寫作方面，學生少有粵方言入文，語法詞彙均合乎規範。聽和說方面，初小學生只需要兩個月便可以適應用普通話上課和以簡單句子說普通話，高小學生已能說流利的普通話了。

（方效婷 整理）

《普通話九大簋》序

李如龍 — 廈門大學中文系

在香港回歸十年來的諸多巨變之中，普通話的迅速推廣和逐步普及應該是其中的舉筆大者。（舉，簡化字為舉，音 luò，原義為雜色牛，從牛，勞省聲，肇肇，引申為明顯而重要。）

回想我十八年前頭一回來香港，用普通話問路都難有回響，如今，情況不可同日而語了：大街小巷的大陸客和本地人有許多暢通的交

談，不僅如此，各種規

模的普通話教學

研習班、

普通話

小學、

普通話

課程和教

材、參考

書和普通話

測試站越來越

多，這便是近幾

年來的新氣象。

語言是社會生

活的紐帶，隨着特別

行政區與內地的交往

的逐步擴大和深入，普

通話的學習和推廣也逐漸

從普及走向提高，這是社會的需求，也是人們的願望。

普通話從旅遊點、商場走進學校課堂，走進各種媒體，這是推廣普通話走向深入的重要標誌，因為社會的推廣是自發的、隨機的，而學校的正規教育和傳媒的影響是自覺的、在一定理論指導下覆蓋全面的，先前曾經流傳過一句話：“在普及的基礎

上提高，提高的指導下普及”。這話是有道理的，用今天的話說，只有這樣，才能有良性的迴圈，才能有可持續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的老師們為了幫助香港人學習普通話，在《星島日報》開闢了“普通話速遞”專欄，數年來發表了幾百篇輔導文章，這本《普通話九大簋》就是從裏邊擇優編成的。

學校和媒體聯合辦“推普”，這就是很有意義的創舉。

收在這本書中的一百篇文章，都是短小精悍而又生動有趣的，每篇文章都是從社會實際生活的實際

出發，從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所碰到的難點出發，因小見大，不但幫助讀者克服難點、防止差錯，還給人補充語文知識，使人得到語言學習方法上的啟發。

作者們生長於內地和香港、畢業於高校，長期從事普通話教學和研究，既有豐富的語感和經驗，也有多方面的語言學和文化上的理論修養，所以能寫出這種雅俗共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好文章。



來，我願意向有志於學習普通話的同胞們推薦這本書。

本書的書名中有個“簋”字，讀音gui，是古代祭拜祖宗時用來裝盛“黍、稷、稻、粱”的木質容器。讀了這本書，認識這個古字，我想還可以得到有關學習普通話的幾點體會：

1. 全民族共通的語言對於這個民族的每個人來說，有如天天都要進食的五穀雜糧，有如空氣和水分一樣重要，在現代社會裏，誰能一天離開民族語言的聽說讀寫？
2. 普通話不是幾句日常生活普普通通的話，而是幾千年來老祖宗傳承下來的漢民族現代共通語。她不但有口語，也有書面形式，不但和現代白話文相通，更和古代文言文相通。懂了普通話，對閱讀現代文和古文都很有好處，透過它，可以進入更加廣闊的中華文化的天地。

3. 由於我們的民族文化源遠流長，漢語（包括古代與現代，書面和口頭）十分豐富，學好普通話是要細水長流、不斷累積、活到老學到老的。這“九大簋”最多也只能為你提供一些樣品，指出幾條路子，激發你的興趣，五穀雜糧是要不斷種植、收穫，不斷加工、進食的。

讓我們從這“九大簋”開始，努力學好普通話，當個出色的炎黃子孫吧。

於香港中文大學寓所

2008年元月15日

《普通話九大簋》出版

由中心編著、三聯書店（香港）出版的《普通話九大簋》於今年9月正式出版，並在各大書店發售。

自2005年4月開始，中心為星島日報“普通話速遞”專欄撰稿，此書是從2005至2007年兩年間專欄刊登的300多篇稿子中選篇結集而成，內容按辨音、析義、傳意、生活、文化、教學等不同專題分成九類。文章短小精悍，知識性和趣味性並備，適合普通話學習者，以及對社會語言狀況及南北風俗文化有興趣的人士閱讀。



中心提供訂書服務，訂購表格可於中心網址(www.fed.cuhk.edu.hk/-ptb)下載。

《汉语拼音方案》与音位理论 以及语音教学

王理嘉 北京大学中文系

《汉语拼音方案》自颁布以来在国内外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以及信息处理等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方案》颁布实施至今已跨越了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它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但是，当年在颁布前广泛热烈讨论过的许多问题，如有关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原则、字母和语音的配置关系、拼写设计的理念等等，了解的人范围似乎反而小了。因此，在字母和音标、拼音形式和实际读音、音位理论和拼写设计等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简单的认识，并由此对《汉语拼音方案》作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评论。这对语音教学和推普工作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发挥《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今后在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和有关学会的配合下，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正面宣传，并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及其规范标准。

一、字母和语音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民族标准语—普通话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它代表了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但由此认为普通话语音就应该完全按照《方案》规定的拼音设计讲授，例如《方案》的韵母表里有一个韵母ao，那就应该承认有一个o韵尾；“播、泼”的拼音韵母是单韵母，那就不能照uo念；“酒、轨、滚”的拼音分别是jiu/gui/gun，那就是其中的韵腹元音都已经丢了；《方案》用字母i表示舌尖元音，按字母形式也就属于齐齿呼韵母。这都是把字母和语音混同了。字母代表语音但不等于语音。同样，拼音方案和普通话语音中间也不能简单的划一个等号。语音是客观的，第一性的；表示语音的字母，是一种主观设计，是第二性的。如果普通话的语音分析只能依样画葫芦完全按照《方案》规定的拼音形式讲，岂不就是客观事实要跟着主观设计跑了？主观设计可以有多样性，那岂不是要语言事实跟着不同的设计不断地变了吗？在字母和语音的关系上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基本观念，就会在普通话的语音分析中造成一些混乱。例如，许多教师因为“教参”上规定把y、w当声母教，就认为普通话有23个声母。而《方案》声母表却只有21个，于是有人要求语委加以

规范，统一标准。这也是把语音和字母等同起来造成误解。规正这些认识上的混乱，显然对推普工作和拼音教学是有利的。

二、拼音形式和实际读音

把字母等同于语音必然会在教学和学习中导致另一个误区，那就是不加分析地根据字母拼写形式去硬拼字音，这样有时就会无法得到切合实际语言的读音。例如，韵母—iou、—uei、—uen受声调和声母的制约，主要元音会不同程度的高化弱化，时隐时现。《方案》为求实用上的简便，统一规定在前接辅音声母时都采用省略主要元音的拼写形式。如果不了解这一语音事实，把字母的省写当成实际语音的缺如，根据字母去直接拼读，其结果必然是把韵母读得很紧很窄，无法贴近字音的自然读音，乃至由此怀疑《方案》的拼写设计有问题。这就要求作为一个专业的教师首先懂得，拼音形式和实际读音并不总是紧密吻合的，因此在拼音教学中可以适当的采用一些变通的办法，如在板书中外加括号补入拼写中被省略的元音，用以起提示语音的作用。

为字母定音之后，进一步要确定韵母的拼写形式。这里涉及的就不仅是语音问题，因为《方案》

的主要用途是阅读，所以还要考虑字形清晰醒目，不易相混，拼式简短，乃至照顾传统等方面。有时为了满足这方面的要求，甚至不得不在音韵系统上作一点调整。中东韵的韵母拼写设计就是如此。这一韵目中的韵基（本韵）是eng，而齐齿呼韵母的拼音形式是ing，但这不能从拼写形式上认定韵头和韵尾之间是一无所有的。合口呼韵母则分为ung和ueng两个韵母，为求字形醒目，ung又改定为ong。为求字形清晰，撮口呼韵母也由草案代用式和修正式中的yng或üng最后改定为iong。由此可见，韵母拼写形式的设定，在不违背语音事实的基础上由于阅读书写等其他方面的考虑，有时可能会掩盖一些语音和音韵系统上的细节。因此，在语音教学中就不能把拼写形式与实际语音完全等同起来，要能通过拼写形式了解字音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拼音方案指导学习的作用。

三、音位理论与汉语拼音的设计

为语言设计一种字母拼写系统，其前提是首先要弄清楚它的音韵系统。这也就是说《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语音学和音位学的基础上设计制定的。对一个专业教师来说如果不具备一些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对《方案》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例如，《方案》中字母o和e与语音的配置有部分交叉关系，有时同一个字母表示了不同的语音（ei-en），有时不同的字母又表示了同一个元音（ou-en），似乎难以捉摸。但是如果从音位学语境变体的角度去梳理，则字母与语音的关系，其实是很有些条理的，可以用简单的形式化的公式一清二楚的表示出来，从而让《方案》在教学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音位理论对汉语拼音的制订和拼音教学都很重要，但又不能把语言中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等同于拼写系统中字母和语音的配置关系，并由此根据音位分析的原则和方法来评价《方案》拼音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例如，汉语拼音为使eu（欧）与en（恩）的拼音形式不易相混，历来把eu的拼写形式设定为ou，为使ung字形醒目又把拼写形式改为ong，有人因此认为音值与符号不相

对应，违反了符号可逆性原则；《方案》为节省字母用量，同时避免另行设计最不易受人欢迎的新字母，用元音字母i兼表两个舌尖元音，有人因此认为把读音相去甚远的语音，概括在同一个字母形体中，这违反了音位学的语音近似原则，丧失了标音的准确性；更有甚者，字母r《方案》除了用来表示卷舌声母以外，还把它用在儿韵母和儿化韵中，有人因此认为这没有分清音位变化和语流音变，混淆了不同层级的语音变化。为了使用字母的经济性，牺牲了科学性。这些批评都是不切实际的，实质上都是混同了字母和音标，字母拼写系统和音位标音系统。国际音标有固定的音值，拉丁字母只有一个通行国际的基本音域，由采用拉丁字母的国家根据自己的语言为字母定音，并无固定音值，因此不能要求拼写系统中的字母，跟音标一样音值和符号保持一对一的关系，并遵守音位标音中的符号可逆性原则。同时，作为一种用于阅读书写的字母拼写系统，跟音系学中的音位标音系统，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只能在26个拉丁字母的范围内作出选择，只要不违反音位归纳的基本原则，更主要的是要考虑节省字母用量、阅读醒目、拼写方便，字形不易相混等要求。因此，不能把拼写系统中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等同于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用语音近似原则，符号和音值应双向一致等原则去评论。更何况这些原则如何使用，在音位学中本身就是有争论的。因此像“重大缺陷”、“严重失误”、“失去了科学性”之类的用语，应该慎用。吕叔湘先生在《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一文中，对评论一种拼音方案的优劣提出的六条标准，其中没有一条是语音学音位学方面的。其实，《汉语拼音方案》的科学性早已有国际评价。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在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的决议中，曾说过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这一评价是切合实际的。

四、对《方案》进一步完善的认识

《方案》颁布时，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

革的任务》中曾说过：“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来，的确更加完善。”吕叔湘先生说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也是这个意思，并非指完美无缺。所以在颁布《方案》的决议中也说过要“在实践的过程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但是，是否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所谓进一步完善并不等于一定要修改调整《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6），《汉语拼音方案的通用键盘表示规范》（2001）不都是对《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吗？

周有光先生说过，自从方案颁布实施以来就不断地收到各地来信，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但其中极少有在方案制订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和没有讨论过的问题。此前，在《方案草案初稿》（1955）、《方案草案代用式》（1956）、《修正第一式》（1956）、《修正第二式》（1956）、《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7）的公布讨论过程中，汉语拼音委员会曾广泛征集到海内外的意见，有四千三百多条。现在要求修改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大致分三类：有的在实际使用中群众已经自发地实行了，如双字母zh、ch、sh、ng可以简写的规定，事实上不通行了。有的意见，如字母名称问题，有人主张应该和声母的读音合而为一，有人认为应该借用英文的字母名称，意见不统一。事实上，前一种读法适用于教学领域，符合国内拼音传统；后一种读法，适用于编码排序，拼音检索，有利于汉语拼音国际化。这也不忙于去修改《方案》统一意见。至于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如字母-i的表音问题，韵母-iou、-uei、-uen、-ong、-iong的拼写形式，隔音字母y、w的设计使用问题，采用字母标调等问题。这些方面的改动会大面积的涉及《方案》的拼写系统和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要调整，要修改，一定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能轻易改动。既然这些都是老问题，而现在又没有找到更好的大家都同意的解决办法，那就没有理由去改动，以免引起混乱。

周有光先生坦率地说过：“《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又多少有点无可奈何地说：“各方面对汉语拼音方案提出了层出不穷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求。汉语拼音方案不可能满足某一方面的全部要求，它只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的总的要求。它是众多矛盾要求的最大公约数。”那就是说要求《方案》做到尽如人意，全票通过，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对《方案》有求全之责，因为世上本无完美无缺的事物，众善兼备，全方位皆优的拼音方案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即使有了，是否能取代一个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通行已久的拼音系统，也很难说。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社会成本经济代价的问题。英语的拼音改革就是一个实例。《方案》的修改也必须周密地考虑到其它各种因素。

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拼音使用中的有关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不能进行改革了。汉语拼音无疑是需要不断改善的，特别是那些跟提高中文信息处理效率有关的课题，尤其是急需去探讨解决的。但是这可以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处理在专业领域范围内变通应用。语文拼音教学中对隔音字母y、w的处理也说明汉语拼音的改进并不是非要改动《方案》不可的。

《汉语拼音方案》是适用于社会各领域全国性的语言文字法规，它的颁布实施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并从国内标准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今天，它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本文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主办“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4月21日，北京）上发表（摘要），今征得王理嘉教授的同意，在本通讯刊登，以飨读者。）

教研活動

學術研討活動

4月18日至20日，林建平副主任參加了“第八屆中國語音學學術會議暨慶賀吳宗濟先生百歲華誕語音科學前沿問題國際研討會”（北京），並宣讀論文《詠調研究對普通話測試與教學的啟示》。

4月下旬，北京語言大學劉珣教授應中心的邀請，給碩士課程研究生作專題報告，並於4月26日主持學術講座，講題為〈對外漢語教學的學科特點和學科體系〉，與會者對講題內容很感興趣，討論氣氛熱烈。



劉珣教授主持學術講座

4月28日，暨南大學華文學院院長郭熙教授來訪，林建平副主任與宋欣橋教授接待，雙方就香港的推普情況、華語文教學與研究等問題，親切而友好地交換了意見。

7月下旬，何偉傑主任應國家語委測試中心的邀請，在“第二屆全國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主任工作論壇”上發言，詳細報告了中心的測試情況與工作展望。

9月18日，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韓其洲副主任來訪，雙方就香港的測試最新情況，以及今後測試的發展等熱點話題，作了深入的討論。



韓其洲副主任與中心同事合影

10月下旬，林建平副主任與宋欣橋教授應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等的邀請，出席“漢語拼音教學國際研討會”（北京），並發表論文，題目為〈試驗香港小學漢語拼音教學的改革、體系與方法〉、〈香港中文教材的注音策略與方式〉。（研討會消息詳見下頁）



漢語拼音教學國際研討會

廣州學校交流活動



廣州鐵四小學周慶校長與中心導師座談

9月22日，中心課程副主任張勵妍老師、專業導師余京輝老師、余希慧老師和方妙寧老師一行四人，代表中心前往廣州市越秀區鐵四小學作交流訪問，學校的周宇軒副校長接待了中心人員，介紹了他主持的“創新性拼音教學實驗”計劃，隨後，中心導師觀摩了該校小一的漢語拼音實驗課，課後並進行了座談，對拼音教學改革中的種種問題展開討論。晚上，學校領導招待中心人員晚飯，大家交流了兩地語文教學的情況，並商談了日後雙方合作和交流的計劃。

“漢語拼音教學國際研討會” 在北京舉行

為紀念《漢語拼音方案》頒布50周年，展示50年來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取得的成就與經驗，推動漢語拼音在語文教育、普及普通話及國際漢語教學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基礎教育司和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於2008年10月24日—26日在北京舉辦“漢語拼音教學國際研討會”。會議由北京語言大學承辦。召開國際性的漢語拼音教學研討會，在《漢語拼音方案》誕生後50年的歷史中還是第一次。

開幕式上，北京語言大學崔希亮校長、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馬箭飛副主任分別致辭，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鄭奇芝司長講話。開幕式後，北京大學中文系王理嘉教授、教育部語用所佟樂泉教授、北京語言大學趙金銘教授、國家語委陳章太教授作



王登峰司長（左二）、崔世平副司長（右一）與北語領導出席大會開幕式

學術報告，他們從語音學理論、小學語文教學、國際漢語教學、社會應用等不同角度，系統而概要地論述了漢語拼音的科學性，充分論證了漢語拼音在小學語文教育中成為“識字之橋，正音之舟”，在國際漢語教學中具有基石作用，以及闡述了漢語拼音在社會領域的廣泛運用。為期兩天半的會議還安排漢語拼音教學課演示、分組論壇、大會總結等。

國家語委副主任、教育部語用司王登峰司長出席了開幕式，並總結講話。據了解，出席這次會議的有教育部有關直屬機構代表，全國27個省（區、市）的小學語文教師、教研員代表，部分語文教材出版單位、學術團體代表，部分語言學專家學者、對外漢語教師，香港地區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和孔子學院代表，部分海外漢語教師等約160人。



王理嘉教授、佟樂泉教授、趙金銘教授與陳章太教授作學術報告

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PTE）

本課程於2002年7月開辦，為香港中小學培養專業普通話科教師。近年來，普通話教中文成為本港語文教學改革的趨勢。為適應當前語文教改的需要，本課程在原有的基礎上略作修訂，重新整合修讀模式，加強“普教中”的學習元素。課程結構簡述如下：

核心選修單元	選修單元
研究報告	口語及口語教學
普通話與粵方言	社會語言學
語音學及國際音標	詞匯和詞匯教學
語言教學理論與方法	語言測試的理論與實踐
普通話教中文的理論與方法	朗讀與朗讀教學
識字教學與漢語拼音教學	對外漢語教學理論與實踐

報名日期：2009年1月—2月



第七屆碩士課程研究生合影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李慈珍樓G06 電話：2609 6749 傳真：2603 7542
電郵：pth@fed.cuhk.edu.hk 網址：www.fed.cuhk.edu.hk/~pth

版權所有，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轉載